



责任编辑:刘 平 编辑:王君华
版式设计:曹晓华

饼香东方

■ 李康云

东方的秋,是什么
是粮食与稻秆的生离死别
恰如祖辈、父母辈与子孙们
各有归处、却又刻骨牵挂的木刻划痕
一笔一画
刻成厅堂柱头上的二十四节气民谣的一部分
——秋处露秋寒霜降

我给这每一颗钻石般的汉字
装一幅画框,挂在堂屋正面墙上
门外,阳光下的道路幽深牵引
框内,家族血脉的泉水淙淙
进进出出的那道门槛
名字温暖,恰好叫中秋

秋,禾字右边的那道火
是秸秆在燃烧
是煮熟粮食、是酿酒之后
灯火下的岁月窖藏
而摆上桌的月饼
这东方生命哲学秘制的月饼
圆圆的,不仅仅是太阳、月亮的圆
更是滴滴亲情泪水的圆
咸咸的、甜甜的
是血脉磅礴的味道

于是,饼香东方
每一轮中秋
都是东方人的一次亲情朝圣
是灰烬之后的涅槃重生

打糍粑

■ 瑞莎

表娘的家还在老地方。
唠。
一半糯米惊醒了。
春表叔说第一杆要重,要把糯米的魂打出来。
八根芦苇秆交替起落,砸进那团白色的、黏稠的漩涡。
长辈们喉咙里滚出低沉的号子:嗨哟,嗨哟。春表叔的号子最响。
我听着,听着,觉得那号子在喊我。喊我回一个回不去的地方。
糯米开始失去形状,交出自己。它黏住秆子,又被甩开,发出“咕叽咕叽”的声响。
孩子蹲在剩一半糯米饭的木桶旁,惊呼:“好香。”她伸出食指在桶边抠出几粒放嘴里,嚼了嚼,眼睛亮闪闪盯着镬锅。
春表叔弯腰,手臂上的青筋像十年前我父亲打糍粑时手臂冒出的一样多。木桶被再次抬起,倒进镬锅。
剩下的糯米,雪崩。
唠。唠。唠。
镬锅,逃走。长辈们伸出一只脚抵住。表娘在旁边洒水。水珠落入镬锅,又被吞没,腾起一丝微不可见的白烟。空气里弥漫着温吞的甜,像当年父亲没说完的话。
春表叔提起芦苇秆,带起长长的一缕白。像扯不断、说不出口的旧事。孩子也加入,踮脚拿着芦苇秆与它拔河,大人的笑声融进去。那团白不再挣扎。
当最后一杆落下时,天亮了。不知谁脸颊上的红,印在孩子手里那坨刚打好的、被摊圆的糍粑上。孩子指着天上刚露脸的太阳说:“看,我把糍粑挂在了天上。”
春表叔把镬锅倒扣在桌面。糍粑滑了出来。表娘用红线勒成小块,一口咬下——糍粑黏在舌尖。那化不开的,是蒸笼的热气,是芦苇秆的唠唠声,是长辈们弯腰时额头上滚落的汗珠,是一群人围在一起,把同一个日子,反复捶打,直到它变得柔软、黏稠、再也分不开的滋味。
糍粑,放在盘里。
有人路过,孩子举着糍粑喊:快来吃。
一个老人走过来,接过糍粑,笑盈盈地走了。

本版投稿邮箱:Lsrbsfk@163.com



我们的节日·中秋

中秋团圆饭

■ 曹欣

一轮圆月从大渡河东岸的五高山升起,皎洁的月光将两岸的村落照得如同白昼,时令的舒适、丰收的喜悦、佳节的快乐,令整个乡村充满欢馨,幸福洋溢在人们的面庞,沙滩呈现一片安定祥和的景象。

月光透过院坝中开满金色、银色花朵的三株高大桂花树,轻洒在一张可围坐三十多人的大圆桌上。此时,大圆桌上已摆满清蒸整鸡、糖醋整鱼、香卤猪蹄、清炖甲鱼、红烧豆腐、回锅肉、咸烧白及月饼、糍粑、酒水等象征吉祥圆满的菜肴和糕点,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随着八十五岁高龄父亲的一句“开饭喽”,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领着各自小家庭的成员共三十余人,分片围坐在大圆桌旁,共享一年一度的中秋团圆饭。

依照传统,中秋节吃团圆饭的习俗在我们村已沿袭上百年。我们家每年的这顿饭同样不同寻常,既寄托着兄弟姐妹团聚的美好心愿,又饱含着父母付出的艰辛。

早在一年前,父母就把自家院坝里的几株金桂、银桂的花瓣采集起来,并到镇上买回当地有名的原度白酒,将处理洁净的桂花按一定比例放入酒坛中,密封后搁在屋后的山洞中窖藏,直到次年中秋时取出。此时的桂花酒,在独特的环境中发酵历练,色泽金黄,异香扑鼻,闻者无不赞赏,成为当地难得的佳酿。有人愿以每斤数百元的高价求购,却被父母婉言拒绝,他们说这是家里的中秋团圆酒,无法用金钱来衡量,给再多的

钱也不能卖。

每年中秋节当晚一家人畅饮后,父亲就把余下的桂花酒分成五等份并装在瓶里,分别送给我们兄弟姐妹五人。第二天,父母就着手制作来年中秋节所需的桂花酒。

其次是准备月饼。父亲年轻时是当地有名的月饼制作能手。为了让一家人中秋节能吃上可口的月饼,每年中秋节前两天,父亲就坚持亲手制作月饼,且不要他人插手。备好原料后,父亲将面粉、花生油和糖浆等按比例和成面团发酵,并制作鸭蛋黄和豆沙的馅料。待面团发酵完成,父亲将其分割成大小合适的小面团,逐个揉成圆形,将其捏薄包入馅料,再揉成圆状的饼坯。最后用模坯在饼坯上压出寓意吉祥美满的“花好月圆”等字样和“嫦娥奔月”等图案,月饼锥形就大功告成。

接着是烤月饼。父亲把铁制的烤箱放在炭火正旺的灶膛中预热后取出,用喷瓶给饼坯喷上一层水雾,再把饼坯放入烤箱中,入膛翻动烘烤八分钟左右,月饼就做成了。打开烤箱,饼皮的酥香,糖浆的蜜甜,混合着含有鸭蛋黄、豆沙的特有油香味飘散开来,令人欲罢不能。我想拿一块月饼品尝,却被父亲当场制止。父亲说,好东西不能独享,要待中秋节全家团聚时方能享用。

再次是打糍粑。因父亲年事已高,这项工作多年来已由我代劳。中秋节前两天晚上,我将初



打糍粑

张建成摄



佳节古风

孟德龙摄

穿越时空的佳节

小时候,幼儿园的老师教我们唱儿歌:“八月十五月儿圆呀,爷爷为我打月饼呀。月饼圆圆甜又香啊,一块月饼一片情哪……”

老师边唱边告诉们:“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,自古就有祭月、赏月、吃月饼、看花灯、赏桂花、饮桂花酒等习俗,月儿圆圆的中秋节,预示着天下人间的团圆,是华夏儿女寄托思念故乡、思念亲人,祈盼丰收幸福的情感表达,所以中秋节也是我们国家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!”

中秋月圆,让我们充满期待,因为月可以赏,饼可以吃,还可以和爸爸妈妈,还有弟弟一块热闹过节。

那一年,离中秋节少说还有20天,天上的月亮还是一小片月牙儿。我和弟弟背着书包前后脚回到家里,都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面粉香,母亲又开始她的绝活——做月饼了。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每到中秋节,母亲都用自制月饼为团圆之夜增香。先是揉面、醒面,分成面团,加入红糖、喜沙、咸蛋黄、腊肉丁等,压扁成圆形,直接放进木炭炉子的四壁烘烤。在持续炭火的炙烤下,小面团开始舒张、渗油、变

色,每当这时,满屋子都是金灿灿的月饼香,香味沁到味蕾上,酥到魂尖儿,勾得馋虫在身体里撒欢。我和弟弟巴不得立马看到月亮升空,那就可以大快朵颐了。

但那一年的中秋节,母亲把吃月饼的时间提前了一大截,等到月牙儿爬上天时,我们才知道,当兵探家的父亲明天就要赶回部队了。

小我好几岁的弟弟当场就哭了起来,嘴里的月饼好像忽然变了味道,中秋节不是团圆的节日吗,为什么父亲不能多待几日,好不容易团在一起的家,又会有很长时间见不着父亲了。
母亲一把抱住弟弟,指着天上的月牙儿说:“你不是会唱《八月十五月儿圆》吗,后面一段咋唱的:‘爷爷是个老红军呀,爷爷待我亲又亲哪。我为爷爷唱歌谣啊,献给爷爷一片心哪!’这首歌告诉我们,以前有红军爷爷打江山,现在有你爸爸一样的军人守江山,才有今天的吃月饼赏中秋,才有万家幸福团圆的日子!”

弟弟还是哭,再怎么安慰,亲人分离都是一件伤心的事。父亲也指着天上的月牙儿安慰:“你慢慢数,只要数到天上12次月圆,兴许爸爸

■ 杨力

月照盐城

“要好玩,划龙船。要好耍,打月画。”童谣响起,独属于五通桥的中秋开始了。往牛华小镇四关堂去,孩童擎起长竿,伙伴们前呼后拥,烛火摇曳间,似将一轮轮明月托在手上。眼前此景,就在我的家乡五通桥。这里曾是川南盐业重镇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热热闹闹的中秋民俗“打月画”,便盛行于古盐场牛华与金山镇。

打月画民俗共有“供月画”与“打月画”两类。供月画是大人用来祭拜月神、祈求平安的仪式。月画制作精美,取一颗新鲜柚柑,上搭四方彩棚,形似月宫,将玉皇大帝、嫦娥、玉兔等神话形象或历史人物描绘在硬纸上。随后,将其裁剪成型,以竹签固定在柚柑周身,中间点上香烛,供于神龛或天井之中。打月画则是孩子们最为期盼的乐事,用于打的月画制作简单一些,将柚子固定于竹竿,上插彩旗、神话人物,便准备就绪了。月色降临,孩子们点亮月画里的烛火,一位少年举着竹竿,孩童们前呼后拥沿街巡游。若遇上另一支队伍,大家一面保护好自家月画,一面挥起柚柑做的流星锤(柚柑固定于竹竿顶端,果体硕大,挥甩起来便像流星锤了),嬉戏着“打倒”对方的月画。若是月画倾颓,烛火熄灭,便是己方获胜,倘若过年般热闹。观赏打月画时,一家人围坐,取一块月饼,捻起油纸包裹的酥皮,还未品尝,只是轻嗅,轻薄盈透的香气儿便勾走了魂。想必是那金盈的玉盘,将人间美味染上团圆月色!小时候过中秋,一张方木桌,铺一张旧竹席,几碟花生、瓜子,几块五仁月饼。大人们闲谈,说起嫦娥、玉兔,聊起村里发生的新鲜事儿,思念与牵挂藏在声声问候里,脉脉眼神中。坐不住的小孩子,常常溜去附近的河塘,听蛙鸣,捉蛴蛴,寻蟋蟀声声。河塘水面映着一轮圆月,晚风一吹,粼粼金光。大人唤归,孩童们踩着月光奔回院子;有的玩得 not 亦乐乎,小径旁、洗衣板、田埂边,望着天上明月,沉沉睡去。

孩童们望着月亮,月亮里也住着人间的向往。嫦娥奔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。当年后羿射下九日,西王母赐给他仙药。其妻嫦娥为防止奸人逢蒙抢夺,情急之下吞下仙药,飘飘悠悠飞向月宫。后羿追之不及,乡亲们便在院中摆上嫦娥爱吃的食物,遥遥送上祝福。自此,每年八月十五,就成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。还有一则吴刚伐桂的传说,他本是凡人,一心求仙却不愿潜心修行,天帝罚他到月宫砍伐桂树。那桂树高达五百丈,随砍随合,永远无法砍倒。吴刚日复一日挥斧,可桂花的香气却年复一年飘向人间。月亮就这样承载人间牵挂,盛满绵长思念。思念落地,便成了代代相传的仪式。月饼最初并不叫“月饼”,直至明代,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才有了“民间以月饼相赠,取团圆之义”的记载,明代人也称月饼作“团圆饼”,寓意食之便能阖家团圆。一枚小小的月饼,就此成为承载人间情思的信物。

古往今来,多少人月下驻足,将满腔思念寄予天上明月。诗仙李白在《静夜思》中写下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道尽游子望月怀乡的深情;杜甫《月夜忆舍弟》一句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唯有故乡月色最是动人;白居易《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》“西北望乡何处是,东南见月几回圆”,异乡月圆似更惹人怅惘。跨越千年的诗句,藏着望月怀人的身影。张九龄的《望月怀远》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尤为动人:一轮明月自浩渺海面缓缓升起,纵使相隔千里,仍可共赏一轮清月。苏轼一句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写尽千年来中国人心底的团圆。季羡林在散文《月是故乡明》亦言:“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。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,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,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,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,我都看到过月亮。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,我都异常喜欢。但是,看到它们,我就立刻想到我故乡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。对比之下,无论如何我也感到,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,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。”纵然他乡月色美妙绝伦,可世间所有明月都远比不上故乡苇坑水面那轮小小的月亮。

钢铁森林般的现代生活里,赏月或许早已是桩奢侈事,可心底的思念、团圆的期盼,始终是中秋永恒不变的情思。